# 西夏学辑刊

Journal of Tangutology

第一辑

北方民族大学西夏研究所 编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等学校西夏历史文化研究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资助出版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西夏学辑刊

Journal of Tangutology

第一辑

北方民族大学西夏研究所 编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等学校西夏历史文化研究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资助出版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学辑刊. 第一辑 / 北方民族大学西夏研究所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227-06590-6

Ⅰ. ①西… Ⅱ. ①北… Ⅲ. ①中国历史—西夏—文集
Ⅳ. ①K246.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6443 号

**西夏学辑刊**(第一辑) 北方民族大学西夏研究所 编

责任编辑 周淑芸
封面设计 小 勉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3983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8 字数 35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590-6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在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 高岳林　1
在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 张铁山　3
在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 黄建明　4
在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 陈育宁　5

Notes on the Tangut Colophon and Votive Postscript Attached to the Sarva-tathāgata Akṣarāsataka Upadeśa
…… Nie Hongyin　8
番汉 vs 华夷——说《番汉合时掌中珠》领先时代的学术意义 …… 林英津　19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长者子流水品》解读 …… 景永时　33
Re-analysis of the "Double-prefix" in the Tangut Verb Phrase …… ARAKAWA Shintaro　55
西夏藏文写本初探 …… 徐丽华　62
西夏文藏传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勘误 …… 孙昌盛　67
俄藏黑水城 XT67 号藏文文献再考察 …… 段玉泉　76
故宫藏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考释 …… 孙伯君　83
中国古代的男女九宫及其在残历定年中的作用 …… 彭向前　97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残件考释 …… 孙飞鹏　103
西夏文《妙法圣念处经》残卷考释 …… 麻晓芳　108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大庄严论经》考释 …… 王　龙　117
西夏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译释 …… 李若愚　141
西夏文文献建筑词汇解析 …… 汤晓芳　148
“夏译汉籍”的学术价值 …… 彭向前　152
贺兰县宏佛塔天宫装藏西夏文木雕版述论 …… 王荣飞　169

回鹘文文献版本研究 …… 张铁山　179
敦煌研究院藏一叶回鹘文《俱舍论疏》再研究 ……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186
俄藏回鹘文《玄奘传》第六卷 6 叶释读 …… 崔　焱　190

丝路遗珍:粟特语古信札 II 号文献的主要内容及学术价值 …… 苏银梅　马　晴　205
察哈台维吾尔文《热希德史》雅琳版本及其书写特点 …… 买合苏提·色来木　211

女真大字“劝学碑”文字考 …… 金　适　217
满文文献社会制度词语语义研究 …… 赵阿平　221
顺治朝豪格传记性碑文版本学比较与研究 …… 祁今馨　236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圣经》蒙文译本简介 …… 乌兰巴根　247

独具一格的彝书“卷册装” …… 黄建明　254
论《格丹格言》内容及其哲学思想 …… 吕众林　258
藏文古典文献遗产留存状况简报 …… 夏吾李加　265

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陈时倩　27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在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高岳林

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塞上江南，瓜果飘香。在这样一个秋风醉人的日子里，来自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土耳其、蒙古、韩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6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北方民族大学，召开“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取得的成就，这是我校的荣幸。值此盛会开幕之际，我谨代表会议主办单位北方民族大学，对各位专家学者莅临本次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北方民族大学是我国唯一一所建立在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国家民委直属高校，始建于1984年，2008年由其前身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更名为北方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始终坚持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学科涵盖文学、理学、工学、法学、历史学、管理学、经济学、艺术学、教育学等九个学科门类，目前有24个学院，67个本科专业，6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1个二级硕士学位点，16个省部级重点学科，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有全国56个民族的硕士生、本科生、预科生2万余名在校生，其中少数民族学生60%以上。

北方民族大学以建校30周年为新的起点，通过全面深化综合改革，进一步实施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科技强校、管理兴校四大战略，努力建设成高水平有特色的现代民族大学，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所民族大学，我校一向重视和支持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初，我国甘肃敦煌莫高窟、内蒙古黑水城遗址等地的大批文献相继流失海外。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出版机构、科研单位和学者有感于大量文献资料流落他乡而不便于学术研究，纷纷行动起来与境外相关机构和学者合作，通过拍摄照片在国内编辑出版等方式，使大批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回到国内，极大地便利了学者研究和使用。我校也是这个行列中的一员，2002~2011年，分别与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收藏西夏文文献的机构和学者，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合作，收集整理出版了《英

**作者简介：**高岳林，北方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

藏黑水城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和《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为国内学者研究流失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地的西夏文献提供了便利。我校还有一批学者致力于回族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校勘出版了《回族文献丛刊》。长期以来，我校把具有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西夏学、回族学等作为学科建设和科研的主攻方向之一，学校设立了北方语言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回族学研究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西夏研究所等 5 个校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培养、聚集了一批在国内外具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优势。当然，我们学校刚刚走过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还是一所年轻的民族高等院校，无论是办学经验还是科学研究都缺乏积淀，还需要兄弟院校和科研机构给予支持和帮助。值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之际，我们诚切期盼各位专家学者能把学科建设，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的好经验、好方法传授给我们，我们也会抓住这次难得机会，多听多学，力争为我国民族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挖掘、研究、传承、创新做出更大成绩。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学者莅临本次大会，祝愿您在银川期间身体安康、心情愉快！希望银川之行给您留下美好的印象！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 在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铁山

尊敬的陈育宁先生，北方民族大学的高岳林校长，各位与会代表：

由北方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共同举办、北方民族大学西夏研究所承办的“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金秋九月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北方民族大学召开了。在此，我谨代表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古籍研究所向研讨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为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而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北方民族大学的领导和广大师生表示真诚的感谢。

截止此次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古籍研究所发起并与国内外有关学术单位和高校联合举办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在国内外举办了五届，其中在国内的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和北方民族大学举办了三届，在国外的土耳其和蒙古国举办了两届。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逐步成为一个学术品牌，它为国内外民族古籍文献研究同行开展广泛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对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与古籍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与会者一致认为历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规模宏大，是一个深入而有效的学术会议。通过共同组织举办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很好地促进和保持了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也为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学术合作打下了基础。会议的组织工作赢得了与会者的称赞。我希望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把这个国际学术研讨会继续办好，取得更大的成绩。

最后，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支持和帮助“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北方民族大学的领导和师生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简介**：张铁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古籍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 在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黄建明

尊敬的各位来宾：

上午好！

金秋十月，我们如约来到美丽的塞上江南——银川，如期举行“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代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向前来参会的中外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在这新老朋友欢聚一堂的时刻，我们感慨万千，对促成这次会议在宁夏召开的陈育宁教授表示崇高的敬意！对北方民族大学党政领导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为这次盛会顺利召开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北方民族大学西夏研究所的同仁表示由衷的谢意！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是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自 2010 年在北京召开“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分别在国内外召开了 4 次研讨会，每一次都增加了一些新面孔，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这个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对推动和促进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研究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作用越来越明显。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个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越走越远。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是专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的学术团体，建会已有 30 余年的历史，是中国民族研究方面建立较早的学会之一，云集了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研究方面的众多专家。我们利用学会的优势，开展了一系列有意义、有影响的学术活动，我们愿与海内外学者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中国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研究向前发展。

银川不仅风光秀丽，民族文化底蕴也十分深厚，党项文化、回族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希望各位学者除会议收获外，在这座美丽的城市能够获得更多的收获。

祝各位学者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黄建明，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 在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陈育宁

古籍文献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如何对待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中国古代丰富的古籍文献具有物质载体与思想意识相统一的特点，它既体现了特定时代、区域的文化构成，对文化起储存、传递作用，同时又直接影响到人们心理深层结构，体现着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古籍文献记录了地区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沧桑巨变，反映了各民族的发展轨迹，其丰富深广的历史内涵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和文化财富。保护好、传承好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对其文化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利用，有着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古籍文献中，各类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数量大、种类多、涉及面广泛、信息量极其丰富，与大量的汉文古籍文献和中原传承的各类文献资料共同构成了中华古籍文献浩瀚多彩的文化宝库。各国各地区都十分重视民族古籍的保护、收藏、整理、研究和利用。多年来，我国采取多项措施，做出规划、建立机构、组织队伍、投入资金，大力支持对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有重大作用的各民族古代文献典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每年都批准一定数量的文化典籍档案整理与研究重大项目。一些省区也启动了一批大型学术文化工程，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特别是一些濒危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这项工作中，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古籍研究所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特别是连续举办国际交流会议，各国相互交流、借鉴，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我本人参加了 2013 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深感受益。

本次会议在北方民族大学召开，首先是对宁夏古籍文献工作的有力支持。宁夏作为以回族为主体的民族地区，历史上又曾经是党项族聚居的西夏政权所在地，有着丰富的民族古籍资源，保护、整理、研究这些民族古籍文献一直是我们在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北方民族大学在这方面是我们宁夏的主力军之一，他们把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当作重点学科建设的项目，在人力、财力诸方面予以支持，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次交流一定会对我们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也会创造新的学术合作机会。

近十年来，宁夏的民族古籍汇集、整理、出版和研究进入一个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在回族古文献、西夏文献（包括西夏文、汉文）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我们虽然起步不是很早，但对于

**作者简介：**陈育宁，著名民族史学者，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宁夏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教授。

每一项重大文献资料整理研究项目，都提出了打“持久战”的要求。因为古籍文献的收集、校勘整理、辨证判断、注解诠释等系列考证考据工作是极其严肃、严格、严谨的，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不能赶工期交卷，不能把明知的疑难留下去，所以这是一项艰苦细致、要有耐心、忍得住寂寞的科学工作。首先要花时间去做大量认真的资料摸底、目录编纂工作，摸清家底之后，还要通过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术方法，进行试验性整理，取得个案的整理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论证，取长补短，确保实施方案科学、规范、操作性强，然后再进行全面整理与研究。深入挖掘古籍文献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汲取营养，古为今用，让这一批宝贵的文化资源在今天发挥作用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所以还要坚持整理与研究并重。

据不完全了解，宁夏在回族古文献整理研究方面，首先进行的是文献目录提要的整理出版，这是一项基础工作，主要有 2008 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宁夏社科院牵头组织）；2010 年出版的《回族典藏全书总目提要》（北方民族大学吴建伟和宁夏社科院张进海主编）；2010 年出版的《宁夏地方文献暨回族伊斯兰教文献导藏书目》（宁夏图书馆丁力主编）等。文献汇集的丛书主要有 2008 年出版的《回族典藏全书》（宁夏社会科学院吴海鹰主编），这套丛书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大型回族典籍汇集之作，共搜集五代至民国回族文献 539 种、3000 余卷，全套 235 册，以影印方式出版。还有 2008 年出版的《回族文献丛刊》（北方民族大学李伟、吴建伟主编），共 8 册。另外，还先后出版了《回回药方》《清真释疑》等研究专著。

西夏研究是宁夏人文学科的重点，其中西夏文献整理研究是这些年来的一个主攻方向，作为整个西夏学的基础工作，在人才培养、学位点设置、课题设立、经费投入上都予以了大力支持，取得了突出成果。西夏原始文献影印整理是一项重要成果，主要有 2007 年出版的《中国藏西夏文献》（宁夏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整理编译中心，史金波、陈育宁主编），共 20 册，全部影印原始文献，是迄今收集国内现存西夏文献最完整的大型文献丛书，将珍藏在国内八省区市四十多个文物与图书单位的 10000 余面西夏文献、碑刻、题记等汇集整理，有写本、刻本，有西夏文、汉文、藏文。这是西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学术基础工程，也是国内二十多个考古、文博、高校及研究单位众多专家学术大合作的一项成果。还有 2008 年出版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共 10 册；2013 年出版的《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宁夏大学、内蒙古博物院）。国外收藏的西夏文献整理出版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有 2007 年出版的《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1 册（北方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2010 年出版的《英藏黑水城文献》5 册（北方民族大学），2011 年出版的《日本藏西夏文文献》2 册（北方民族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文献研究的成果主要有 2007 年出版的《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胡玉冰），2010 年出版的《西夏社会文书研究》（杜建录、史金波），2011 年出版的《党项西夏文献研究》（杜建录主编），2012 年出版的《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彭向前），2013 年出版的《黑水城西夏文献研究》（束锡红），2014 年出版的《西夏书校补》（周春著，胡玉冰校补），2014 年出版的《西夏文〈经律异相〉整理研究》（杨志高），2014 年出版的《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段玉泉），2015 年出版的《〈天盛律令〉研究》（杜建录等）。除此外，还有对文献专题如姓氏、汉文文献词汇、公文写作、钱币、钱粮文书等研究。工具书类有 2012 年出版的《简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夏汉字典》（李范文），2013 年出版的《新编西夏文字典》（贾常业）。虽然在西夏古籍文献收集、整理、研究和出版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从西夏学学科建设的整体与未来发展的要求看，差距依然不小，特别是以精通西夏文为基础的西夏文文献研究方面，还有相当的领域尚未开展起来，任务还是繁重的。

民族古籍文献的收藏、保护、整理、研究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严谨的科学工作，需要我们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努力，也需要合作交流、相互借鉴。我们将珍惜这次会议的机会，进一步推动宁夏的工作，推动对外合作交流。

# Notes on the Tangut Colophon and Votive Postscript Attached to the Sarva-tathāgata Akṣarāsataka Upadeśa

Nie Hongyin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discusses the Tangut colophon and votive postscript attached to the *Sarva-tathāgata Akṣarāsataka Upadeśa* preserved in Russia (inv. № 7165). Both parts of the text are translated and commented in detail. It is also pointed out here that the unknown "A" in "Lotsaba Master A" proves to be an abbreviation name of the famous Xixia monk-official Ānandakīrti.

**Key words:** Tangut script; Buddhism; votive postscript; Lotsaba

## 1. Introduction

The colophon and postscript investigated in the present paper come from the last page of the Tangut version *Yiqie Rulai Baizi Yaomen* 一切如来百字要门 ( [illegible] , *Sarva-tathāgata Aksarāsataka Upadeśa*)①. As the Tangut Buddhist votive writings are rarely surviving, this postscript can not only help us to recognize the feature of Tangut native literature, but can also test our ability on deciphering Tangut writings in cursive hand. Previous researches concerning cursive-hand Tangut we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Tangut version of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孝经 (Kolokolov and Kychanov 1966:134-135; Grinstead 1972:300-376; Nie 2007). Folk documents are partially studied recently (Shi 2012), but except Chinese translations the recent publications provided not any regular transcriptions and commentaries, thus the readers can not comprehend the author's judgment on the glyphs. Accordingly, some attempts will be offered in the present paper to decipher the Tangut cursive handwriting.

---

**作者简介：**聂鸿音（1954~ ），北方民族大学西夏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①I'd like to thank Irina Fedorovna Popova, director of the IOM, RAS, for kindly giving me permission to use the original photos.

The Tangut version Yiqie Rulai Baizi Yaomen (hereafter YRBY) excavated from the Khara-Khoto ruins in 1909, now preserved as inv. № 7165 in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was first recorded by Nishida (1977:35).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 by Kychanov (1999:448~449), the original is a manuscript in 19×9 cm. single-sheet binding, the text survives on nine and a half sheets with five lines per page and eighteen characters per line. In addition, the photos taken by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ow that the main parts of the book are mantras and sadhanas in regular handwriting followed by four lines of its title and colophons of its transmission and translation masters, besides there is a cursive-hand votive postscript in nine lines attached to the volume with a mutilated ending.

## 2. Colophons

Nishida (1977:35) estimated that the YRBY was translated from a certain Chinese original, possibly because he noticed that in the text there was a sentence meaning "meditate a Luna Mandala (Chin. yuetan 月坛 ) with a yellow Chinese character A 阿 to the top of the head of himself " ( [illegible] ), but as shown in the colophon attached to the end of the volume, it seems more possible that the work should originate from Tibetan. The colophons might be translated and commented as the following[①]:

[illegible]

me̱$^{2}$ dweuer$^{2}$ dzjwɨ$^{1}$-dzji̱j$^{2}$ ljɨ̱$^{1}$ lji$^{0}$-mə$^{1}$ ŋwə$^{1}$-bju$^{1}$ pã$^{1}$-bji̱$^{2}$-tja$^{1}$ njɨ̱$^{2}$ dej$^{1}$.

贤 觉 帝师 与 西天 五明 钵弥怛 等 传。

virtuous enlighten Imperial preceptor and India five-wisdom paṇḍita Pl. transmit.

贤觉帝师共西天五明钵弥怛传。

Transmission by the Virtuous-enlightenment Imperial Preceptor and the Indian Five-wisdom Paṇḍita.

The name of the Virtuous-enlightenment Imperial Preceptor is Poluo Xiansheng 波罗显胜 , a famous monk-official in Xixia. His complete Chinese title, Xianjue Dishi Jiangjinglülun Gongdesi Zheng Piantan Dudatidian Guiwole Shamen 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嚷卧勒沙门 , can be found in a 12th century collated version Sheng Shenghui Daobi'an Gongdebao Jiji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Luo 1983, Chen 1983, hereafter SSD)[②], which means "The Virtuous-enlightenment Imperial Preceptor, Explaining Sūtra, Vinaya and Abhidharmas, Chief of the Department of Merits and Virtues, Manager-in-chief of the Saxghas, Guiwole[③] Śramaṇa". The title "Five-wisdom Paṇḍita" belongs to Jayānanda (Chin. Zaye'ananna 㘞也阿难捺 ), a 12th century Kashimir monk from Tibet among the Tangut (Kuijp 1993), whose complete Chinese title in SSD is Tianzhu Dabomida Wuming Xianmi Guoshi Jiangjinglülun Gongdesi Zheng Guinaijiang Shamen 天竺大钵弥怛五

①The Tangut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used here come from Hwang-cherng Gong's reconstruction cited by Li (1997).

② As for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ollated Tangut and Chinese colophons, see Duan (2009a).

③ Guiwole and Guinaijiang, Guishangze, Guiwoying in the following lines are unknown special Tangut titles in Chinese transcription.

明显密国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 嚷乃将沙门 , i.e., Great Indian Paṇḍita, Exoteric and Esoteric State Preceptor of Five-wisdom, Explaining Sūtra, Vinaya and Abhidharmas, Chief of the Department of Merits and Virtues, Guinaijiang Śramaṇa.

繆　　　㺯　　　禰彭　　　　綫緩菀　　彭　觧　　僻　　糤。

wo$^{2}$　kjịj$^{1}$　tsji̱r$^{1}$-dzji̱j$^{2}$　lu$^{2}$-tsã$^{1}$-wa$^{1}$ dzji̱j$^{2}$ gji$^{1}$ xiwã$^{1}$ lhɛ$^{0}$.

义　　　演　　　法师　　　　路赞讹　　师　遏①　梵　译。

connotation explicate dharma preceptor lotsaba　master A　Sanskrit translate.

演义法师路赞讹师遏梵译。

Sanskrit translation by the Dharma Preceptor of Explicating Connotations, Lotsaba Master A.

The Tibetan word Lotsaba or Lotsawa means "chief translator". The Chinese phonetic transcriptive A 遏 (reading e in Mandarin) comes from the first syllable of A'ananna Jilidi 遏啊难捺吃哩底 (Duan 2009b), the Chinese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Ānandakīrti, just like the abbreviation Zhou 周 for Zhou Huihai ( 周慧海 ) in the next line. As one of the translators of SSD, the complete Chinese title of Ānandakīrti (Tang. 觧叚祕緋燚絣梳 ) was Yanyi Fashi Luzan'e Guishangze Shamen 演义法师路赞讹 嚷 赏则沙门 , i.e., Dharma Preceptor of Explicating Connotations, Lotsaba, Guishangze Śramaṇa. According to the Fanyi 番译 (translation into Tangut) and Hanyi 汉译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in the following lines, the phrase "Sanskrit translation"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translation into Sanskrit", but it is evidently unreasonable. The only explanation to this might be that Poluo Xiansheng and Jayānanda transmitted the text in Sanskrit, and then Ānandakīrti translated it into Tibetan, in other words, the phrase "Sanskrit translation" here ought to be interpreted as "translation from Sanskrit [into Tibetan]" ②.

蒨　　犕　　禰彭　　　　　賻朓　　　　　䑛　　豥　　级　　糤。

dwu̱$^{2}$　dźju$^{1}$　tsji̱r$^{1}$-dzji̱j$^{2}$　tśhja$^{2}$-io̱w$^{1}$-rjar$^{1}$　bjịj$^{2}$　tśjiw$^{1}$　mji$^{2}$　lhɛ$^{0}$.

密　　显　　法师　　　　　德功司　　　　副　　周　　番　　译。

esoteric exoteric dharma preceptor virtues merits department assistant Zhou Tangut translate.

显密法师功德司副周番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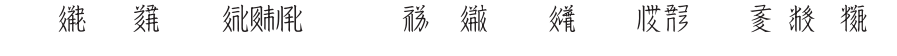
Tangut translation by the Exoteric and Esoteric Dharma Preceptor, Assistant Chief of the Department of Merits and Virtues, Zhou.

Zhou Huihai 周慧海 , a Xixia monk-official, was also the translator of SSD. His activities might be dated to the middle 12th century; one of his official title was Xianmi Fashi Gongdesi Fushi Guiwoying Shamen 显密

①The transcription of Chinese e 遏 for g- is a specific rule in Xixia. It seems that the Chinese character e 遏 had its pronunciation ga or ŋa in the Northwest dialect during 12th-13th century (Sun 2007). Her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Tangut name gji$^{1}$-a$^{0}$-nja$^{2}$-dja̱$^{1}$ kjɨ$^{1}$-ljɨ̱$^{1}$-tji$^{2}$ 觧叚祕緋燚絣梳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Ga'ananna Jilidi 遏啊难捺吃哩底 , not from the Sanskrit Ānandakīrti.

②The word fanben 梵本 (Sanskrit edition) is commonly seen in the Tangut Buddhist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but it seems not always to take the meaning “sūtra written in Sanskrit”. Certain signs show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word fanben indicates Tibetan edition, at least the Sanskrit mantras in Tibetan transliteration.

法师功德司副使 嚷 卧英沙门嚷 Exoteric and Esoteric Dharma Preceptor, Assistant Chief of the Department of Merits and Virtues, Guiwoying Śramaṇa). Some of his translation works are survived at the present[①].



nji[1] phjɨ[1] tśhja[2]-iọw[1]-rjar[1] tśjɨj[1] njɨ[2] dweuer[2] djɨj[2]-dzjɨj[2] ljɨ[2] zar[1] lhɛ[0]

家 舍 德功司 正 至 觉 定师 李 汉 译

home left virtues merits department chief arrive enlighten chan master Li Chinese translate.

出家功德司正至觉禅师李汉译。

Chinese translation by the Chief of the Department of Left-home Merits and Virtues, Arriving-enlightenment Chan Master Li.

The "Chan Master Li" does not appear in the colophon of SSD. Available data suggest Li Huihu 李慧护 , a monk-official in Xixia, whose abbreviated Tangut title can be found in inv. № 6761 preserved in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reading Zhijue Guoshi Shamen 至觉国师沙门 (Arriving-enlightenment State Preceptor Śramaṇa). Li Huihu transmitted the Amitabhā Sūtra along with Virtuous-enlightenment Imperial Preceptor Xiansheng 显胜 and Five-wisdom State Preceptor Śramaṇa Jayānanda in the reign period of Renzong 仁宗 (Sun 2011).

According to the first three lines of the colophon, no matter how we identify the name of Chan Master Li, it will not prevent us from dating the transmission of YRB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Emperor Renzong, i.e., the middle of the 12th century, that is to say, approximately at the same time with SSD.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fact that the transmitter and translator are high level officials in the Xixia government, it may be estimated that the place of transmission was near Zhongxing Prefecture 中兴府 , the capital of Xixia. We can also fathom a possibility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by high ranking scholarly monks was carried out under Imperial auspices.

## 3. Votive Postscript

Regular Tangut transcription, Chinese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ies of the votive postscript are given below. In the lines of decipherment, the Tangut prefixes of direction and aspect are marked according to Zhang (2004) and Jacques (2007:6). In addition, we use Sub., Gen. and Dat. for subjective, genitive and dative marks respectively.

sjij[1] mji[1]: dweuer[2]- pjụ[1] rjur[1] to[2], sọ[1]-kiẹj[2] na[1] nja[1] go[2] phji[1];

今 闻：觉尊[②] 世 出， 三界 夜 暗 除 令；

now hear: Buddha world appear, Three Realms night dark eliminate making;

① As for the detailed data about Zhou Huihai, see Dunnell (2009).

② dweuer[2] pjụ[1] (Chin. juezun 觉尊 = zunjue 尊觉 ) originates from Tibetan sangs-rgyas (Buddha).

今闻：佛陀出世，能除三界昏冥；

Now I hear that Buddha appeared in the world, making the dark night of Three Realms eliminated;

zər²-ljɨj² tsjɨr¹-tsə¹, ljɨr¹-wɐ¹ ·ji¹ tśjɨ¹ gjɯ² njwi².

露甘 法药， 四生 众 苦 济 能。

amrita dharma medicine, Four Beings numerous suffering save can.

甘露法药[①]，可济四生众苦。

Amrita-like dharma medicine can save the Four Beings from numerous sufferings.

thja¹ kha¹ thjɨ² mã¹-śjɯ¹ mər²-tśhji² ŋwə¹ ljɨ¹ mjor¹-ljɨj² ŋowr²-ŋowr² ·jij¹ jir²-dji² tja¹,

其 中 此 文 殊 根 本 咒 并 如 来 一切 之 百 字 者，

that among this Wenshu Genben Zhou and Rulai Yiqie Gen. Baizi Sub.,

其中此《文殊根本咒》并《一切如来百字》者[②]，

Among them the mantras of Wenshu Genben Zhou and Yiqie Rulai Baizi

śja¹-lijr² rjur¹ tha¹ gu² lhja¹ wji¹, njɨj¹-tjɨj² ŋwu² nja¹ tjɨj²;

十方 诸 佛 共 请 为， 心印 以 Dir1 印；

Ten Directions every Buddha together invite as, mind seal with Dir1 seal,

共请十方诸佛，印以心印；

invite the Buddhas from Ten Directions together to transmit the seal of the mind,

ŋwə¹-sjɨj² po¹-tjɨj¹ ljạ¹ rjir¹ sji², kjij¹ rjar¹ mər² ŋwu².

五智 菩提 证 得 能，Dir2 得 本 是。

Five Wisdoms Bodhi realize obtain Nom., Dir2 attain principle be.

①Ganlu Fayao 甘露法药 , a variant title of Renwang Huguo Boruo Boluomiduo Jing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 , is used here as the collective nomenclature of Buddhist Canon. See Renwang Huguo Boruo Boluomiduo Jing：尔时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大王！此经名为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亦得名为甘露法药 . 若有服行，能愈诸疾 . 大王！般若波罗蜜多所有功德，犹如虚空不可测量 . 若有受持读诵之者，所获功德能护仁王及诸众生 . (Taishuō Tripitaka 8, p. 844)

②Wenshu Genben Zhou (Fundamental Mantra of Mañjuśrī) was also called Wenshu Genben Yizi Tuoluoni 文殊根本一字陀罗尼 (Fundamental One-akṣara Dharaṣi of Mañjuśrī). In the Xixia compilation Mizhou Yuanyin Wangsheng Ji 密咒圆因往生集 , it is transcribed into Chinese as an chilin 唵齿嚂 (Oṃ khrim, Taishuō Tripitaka 46, p. 1008). Yiqie Rulai Baizi 一切如来百字 (Hundred-akṣaras of All Tathāgatas) might be identified as Yiqie Rulai Baizi Tuoluoni 一切如来百字陀罗尼 , but I can not find its Sanskrit origin. Accordingly, the votive publication in question is a coupled edition of practice sadhanas of Wenshu Genben Yizi Tuoluoni and Yiqie Rulai Baizi Tuoluoni.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